

成都文博组团亮相“博博会”展示独门绝技

复活壁画里的人 奏响千年后的曲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段祯 刘鲁 余力

9月1日至4日,主题为“新时代的博物馆:创新·发展·传承”的第九届中国博物馆及相关产品与技术博览会(简称“博博会”)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博博会”展览总面积达6万平方米,吸引全国各地600多家博物馆和企业参展。

为展现近年来成都文博行业在传承创新发展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成都博物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成都永陵博物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市文物信息中心等文博机构组团亮相。全新城市考古科研展示平台、极具特色的博物馆品牌IP、文旅融合发展经典案例……近年来,成都文博事业的“独门绝技”得以一一展示。

“活”千年文物 全新城市考古科研展示平台亮相

当下,智慧化文博的概念已深入人心,博物馆纷纷利用AR、3D建模等数字技术与馆内藏品相结合,打破传统静态展陈模式,让文物“活”起来。近年来,成都永陵博物馆以永陵浮雕“二十四伎乐”为蓝本,推出国乐观念剧《伎乐·24》,这是目前国内文博界第一次运用“观念剧”的形式演绎石刻文物,一个有着“一千多岁”的中国女子乐团手持不同乐器,演绎着当代流行乐曲,获得了众多年轻人的喜爱。

本届“博博会”上,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向观众展示西南地区规模最大、设施设备最先进、功能最齐全的城市考古科研与展示平台——成都考古中心。新建成的成都考古中心包含公众考古中心、文物保护中心、科技考古中心、古建筑设计中心、文物信息中心,集展览展示、科普教育、文创研发、文物保护、行业服务等功能于一体。

据介绍,成都考古中心包含的每个“分中心”都有着不同的角色身份,各自发挥着



以永陵浮雕“二十四伎乐”为蓝本的国乐观念剧《伎乐·24》

特别的作用。从考古成果展示到考古课题研究,从文化遗产保护到考古智慧化发展……多种功能经过有机组合,便形成一个如此复杂庞大而又精密的城市考古科研展示系统。

“品”三国文化 打造全国首家“书店+博物馆”

探索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已成为当下博物馆谋求活化发展的重要措施。如何发展?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给出了高分答案。

据武侯祠博物馆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武侯祠博物馆紧随文旅深度融合趋势,充分利用遗产资源禀赋,打造了以“品味老成都·畅游大三国”为主题的文旅融合创新项目,并于今年3月入选“2021全国十佳文化遗产旅游案例”。该项目以现有游览空间和经典游线为基础,深入发掘常态遗产旅游及常年研学、社教、推广活动的社会价值和品牌特质,打造出以“三国季”“武侯祠成都大庙会”为代表的大型文化活

动和锦里特色文旅街区,每年吸引游览参观和参与活动的观众超过1500万人次,位居2021年全国博物馆参观量第一名。

将三国文化研究成果向旅游、教育、文创等更多领域转化,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与新华文轩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将打造全国第一个“博物馆+书店”的合作模式,探索在学术研究、文创开发、研学旅行等方面交流合作。全国首家“书店+博物馆”三国文化体验空间“三国梦想·家”计划于9月亮相成都购书中心。

“促”文化传承 全国首创“周末儿童博物馆”

说起文博品牌的打造,成都博物馆不得不提。2020年秋季,成都博物馆在全国率先推出集研学、体验为一体的“周末儿童博物馆”社教活动品牌。活动为14岁以下儿童量身塑造,围绕中华优秀历史传统文化、艺术美育以及自然科学文化,紧扣博物馆展览,综合运用课程讲授、展厅探秘、互动体

验、工坊制作、特色展演等多元化教育形式,充分满足了少年儿童博物馆学习体验需求。

同样在打造博物馆特色品牌活动方面,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也展示了诸多“王牌项目”。“人日游草堂”已成为成都最具社会影响力与传播力的文化品牌之一;“弘扬李杜精神公益校园行”将草堂“搬进”校园,让孩子们从小浸润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中……这些促进了成都千年文脉的赓续传承。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杜甫草堂博物馆馆长刘洪表示,未来几年,杜甫草堂博物馆将积极推进成都中国书法馆(杜甫草堂古籍保护展示中心)、草堂·诗歌文创园区项目、中国诗歌文化中心(中国诗酒文化研究传播中心)项目建设。项目建成后,将提升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展陈硬件设施及文创产业功能,促进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可持续发展,助力成都“三城三都”“西部文创中心”的建设实施。

图据成都市文物信息中心

社会动荡中的爱情悲剧

——读巴金《寒夜》有感

刘玥岑(永川)



巴金的《寒夜》借小人物的故事控诉了蒋介石政府统治下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将那一时期千千万万个汪文宣式的知识分子的痛苦呐喊出来。全篇笼罩在凄冷昏暗压抑的氛围下。作者采用第三人称的方式进行叙事,以全知视角将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小知识分子的悲惨生活画卷徐徐展开。小说中汪文宣和曾树生的爱情悲剧,是一个历史时代的产物,他们虽然只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平凡人的其中一个,但他们也是那个时代中千千万万平凡人中不平凡的一个。

自1979年巴金研究者们开始广泛关注《寒夜》以来,研究者们对小说中曾树生的评价一直褒贬不一。其实,巴金先生早在1962年写的《谈<寒夜>》中就曾指出:“三个人都不是正面人物,也都不是反面人物;每个人有是也有非;我全同情。”文章中的三个人都是亦正亦邪的,他们的性格塑造都具有两面性。汪文宣懦弱、顺从、谦卑、贫穷,但他勤奋、努力、善良。他唯唯诺

诺地活着,被现实压迫,痛苦万分地死去。他曾经也有理想有抱负,想做教育事业,可是被现实逼迫的他只能在一个半官半商的图书公司做校对,工作繁重,环境死沉。但即使这样,他也养不起家,家里的开销大头基本都由妻子曾树生来承担。曾树生是一个追求独立的女性,她积极乐观、美丽、热情,有反抗精神。他们之间的矛盾很多都是由汪文宣母亲引发的。但汪母并不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女性,她是来自昆明的才女,有着很高的文学修养,但是战乱改变了这一切,由生活所迫,她不得不“洗手做羹汤”,过得清贫且痛苦。她接受更多的是封建教育,她不能接受曾树生的开放。在这样的环境中,汪文宣和曾树生的爱情必然有喜有悲,他们爱着彼此,有着共同的理想,但是迫于现实的压力,他们的感情最终变成了一场悲剧。汪文宣的软弱,曾树生的求变,汪母的不能理解,共同造成了他们的爱情走向悲剧。

从整本小说来看,作者通过大量的心理描写和内心独白,推动故事的发展。对汪文宣有着这样的描写:“他从悲欢离合的梦中醒过来了,他还有一种怅惘的感觉。”对曾树生有着这样的描写:“飞啊,飞啊!好像有一个声音反复地在她的耳边轻轻地鼓舞她。”这一对比描写可以清晰地看出汪文宣和曾树生对于自己生活的

不同态度。汪文宣对于自己的生活早已没有了活力与期望,他已经走进了“寒夜”。在我看来,“寒夜”除了指向生理上的寒冷与黑暗,还指向精神上的苦闷和无助,更多的是指向冷酷无情无穷无尽折磨人的时代。曾树生怀有梦想,勇于追逐。她代表着希望,她想通过自身努力走出这“寒夜”。汪文宣和曾树生的爱情悲剧,缘于家庭,缘于社会。看似是由于汪母的刻薄,曾树生的反抗,汪文宣的懦弱造成的。可是进一步思考,汪母对于曾树生的不理解,来自于她对曾树生一些新式行为的不理解;曾树生厌恶汪母,是因为一些莫名其妙不能理解的管束。这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中新旧文化不相容的现实。在那个动荡的时期,文化的不相融合只是社会不稳定的一个缩影,更重要的是在一个封建与现代并存的社会,没有人认为自己是错误的,他们之间的矛盾代表着广大知识分子之间的文化斗争和他们每个人心中的新旧文化的自我矛盾。现实生活使得汪文宣和曾树生的家庭关系逐渐激化。是什么让汪文宣变得如此的胆小懦弱?是什么让汪母变得如此尖酸刻薄?是当时那个混乱的社会,那个社会被无能、投机、腐败填满。“你应该看明白了:这个年头,人是最不值钱的,尤其是我们这些良心没有丧尽的读书人……”那个社会

不仅毁灭了人才,毁灭了希望,还毁灭了最朴实的爱。不准爱和梦想进入的世界,是那么的黑暗,那么的寒冷。而生活在此环境下的人,为了生活而奔波的人,何谈纯真的梦想?何谈真挚的爱情?

《寒夜》中大量运用了象征和隐喻,“寒夜”“老鼠”“停电后的屋子”等都有一定的特殊含义,它们的存在使整部小说被笼罩在一片寒冷孤寂的色彩中,更能体现出当时社会的冷酷无情。小说中多次运用梦境来象征,预兆剧情发展,使小说具有了神秘色彩。小说结构匠心独运,首尾呼应,由寒夜开始,以寒夜结束,暗示着汪文宣和曾树生两人的生活、两人的爱情自始至终都没有逃离这“寒夜”。小说结局写到汪文宣死于胜利之夜,一直以胜利作为重新开始新生活希望的他们,却在这时候阴阳相隔,曾树生徘徊街头时,是否会回忆起他们生活的曾经美好和纯真?我们不能简单地去评价曾树生的做法是否正确,他们彼此是真的相爱过。汪文宣曾经也反抗过,“我没做错任何事,为何会这样。”他的家庭环境以及社会环境使他们两人渐行渐远,寒夜的凄冷使他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没有性格吸引,思想不同步,即使再爱,也不过是一个虚无的空壳罢了。汪文宣和曾树生的爱情悲剧,大抵就是这样。

(作者系重庆三峡学院文学院学生)